《褚夜與馬聿麒的奇幻事件簿》第一章

天空幾乎快被鉛灰般的雲塊完全遮掩，厚重的雲層像在預告著隨時都可能驟降的傾盆大雨，但即便炙熱的陽光已遭層層灰雲阻隔，高熱的氣溫仍將空氣悶燒成一股有若實質的稠狀物，沾黏著皮膚、滲進了身體。

在空氣裡翻攪的暖風挾著一絲降雨前獨有的潮溼氣味，行人踩著浮躁的步伐，臉頰透著汗珠，不時蹙起眉頭，無言地抱怨這令人煩躁的的鬼天氣。

徐超然坐在知名連鎖咖啡廳內的兩人雅座，悠閒地喝著不加糖的黑咖啡，目光專注在手裡的文學小說，偶爾，視線會從書頁移向手腕上的錶，確認時間之後，又繼續回到書中的世界。

隆…隆…隆…

雷聲像從水裡透出般，呈現一種被壓抑後的低沉地鳴響。

徐超然抬頭瞥了一眼深灰的天色，闔上書本，起身拎起對面座位的公事包，將書本收進去，另一手拿起靠在椅邊的雨傘，走到櫃台結帳。

才剛踏出店門熱風便迎面撲至，與咖啡廳內的舒涼冷氣相較，有若天堂與地獄之別。他抬眼望著墨灰的天色，正好一道落雷從雲隙直插而下。電光的樣子狀似枯枝，死灰的雲層則像是冬日的地表，天空好似用著雲朵與電光勾勒著大地寒冬時的淒冷景像。

城市在瞬間被電芒染成一片慘白，旋又黯淡得像入夜前的灰濛。徐超然一身銀灰色的西裝，與此刻街景的色調幾乎融成了一色。

他的左臉頰突然感到一滴微涼的觸感，接著又是一滴，這次換成了右臉頰。濕涼的觸感有如草原上蔓延星火，很快遍及了他裸露在外的皮膚。他撐起傘，雨珠擊打在傘面的聲響形成不規則紊亂旋律。

一名少婦牽著年約六、七歲的小男童倉皇地從馬路對面奔向咖啡廳。男童勉力跟著媽媽的腳步，一度踉蹌險些摔倒在地，所幸媽媽的反應快，及時停下腳步拉了他一把，才免去他跌跤受傷的意外。

就在母子兩人這略微停下步伐的時候，一輛在大雨中分不清顏色的深色轎車，以無視道路速限的高速穿破雨幕直朝兩人駛來。

車頭的大燈正好投射在母子兩人的方向，儘管因雨絲的阻隔致使燈光變得微弱、暈散，但仍能清楚看到母子兩人因突如其來的變化而扭曲恐慌的表情。

轎車快速縮短與母子兩人的距離，但兩人因驚恐一時間失去了反應的能力，愣愣地佇立在原地。

雖然雨勢不小，但還不至於對視線造成太大的影響，車內的駕駛顯然也能看見呆立在路中的年輕母子，卻沒有減速或閃躲的打算，車身仍筆直朝著僵直的兩人直撲而去。

刺耳的警笛聲緊隨在深色轎車後方，鑽進年輕母子的耳中，猶如陣陣催命鈴聲。

警車黑白的車身像部不祥的靈車鳴著死亡的樂音，在大雨裡穿梭，車頂的警示燈將灰白色的雨染成忽紅忽藍詭譎色調。尤其當紅色的警燈掃過時，斜墜的

雨絲彷彿是憑空噴濺而出的血光。

深色轎車的駕駛在還來得及煞車的距離就已經發現了前方的那對母子，不過他可沒有要減緩速度的打算。若今天駕駛座上的人換成了車內的另外兩個同夥其中之一，想必他們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油門踩到底，直接把前方的障礙物撞開。

於車內的三人而言，後方追逼的警車雖然不是奪命的死神，但帶給他們的恐懼與焦慮卻也相去不遠。警方可能萬萬也沒想到，他們鍥而不捨地追緝犯人的行爲，竟成了一對無辜母子的摧命符。

少婦的腦海在一瞬裡晃過了許多人生的片段，而她那才六、七歲的幼子還沒有足夠的人生歷練拿來在此刻回味，只能緊抓著媽媽的手，瞪大眼睛看著愈靠愈近的車頭快速逼至。

如果沒意外的話，兩人將有極高的機率慘死在車輪底下。

意外，偏偏就是發生了。

車子距離母子兩人只剩十五公尺。

徐超然丟開左手的公事包，鬆開握傘的右手，傘隨著風勢橫過了他的頭頂。他的口中唸唸有詞，話語的內容被掩沒在風嘯雨聲當中。

十二公尺。

他左側面對著馬路側身站著，放低重心，頭轉向左肩，左臂握拳筆直朝向前方，右肘彎曲向後延伸，右姆指朝上，其餘四指略微內屈，像在拉動一條看不見的弓弦，做出一個拉弓般的動作。

十公尺。

雨珠一碰到他的衣袖和拳掌立刻化爲裊裊蒸煙，兩臂像要著火似的，白色煙氣不斷自臂膀蒸騰而起，他身周的空氣因高熱而產生顫動。

八公尺。

徐超然右手五指猛地往外張，將那條緊扣著，看不見的隱形弦線釋出。他的右掌心猛然綻出一團金、紅交旋的烈芒，旋動的光球像支箭般拖著細長的光尾勁射而出。

六公尺。

光球在飛射的途中蠕動發漲著，變形、漲大，再變形、再漲大。

四公尺。

車子輾過柏油路上的積水沖出「刷刷刷」的聲響，聽在少婦的耳裡，猶似聽見死神敲響的鐘聲。車燈的光線將少婦的視線染成一片暈白的畫面，她想尖叫，聲音卻哽在喉頭裡，怎麼也吐不出來。

三公尺。

她睜大眼睛，看著即將到來的必然結局。

兩公尺。

一道烈陽般的金紅焰芒映入了少婦的眼簾。

這輩子，她再也忘不了此刻目睹的景像。
那是一團熊熊焰火，也是一隻碩大飛鳥。
是一隻燃著烈焰的——
火鳳。

大雨下得又急又狂，將整座城市罩上一層灰濛的厚紗，才下午四點，天色卻已接近入夜的色調。

雨雖滂沱，卻沒能澆熄群眾的好奇心，警用黃色封鎖線外零散的分佈著好事的群眾，更多的人選擇在道路兩旁的騎樓下昂首眺望。

馬聿麒撐著把白色半透明的傘，身材壯碩的他排開圍觀群眾，矮身避過封鎖線，一位穿著深色警用雨衣的警員走上前來正要喝令他退出封鎖線時，他從右臀的口袋掏出證件朝警員揚起，因雨勢遮蔽了視線，警員幾乎將臉貼到證件前才看清證件上特別事務局的獨有五芒星徽章。

特別事務局是由一群精通五行術法的人所組的官方機構，專門處理與術法相關的犯罪、意外、研發等事務，但在一般人的眼裡，術法師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的人員，一樣都被歸屬爲危險、未知的人種，儘量敬而遠之。

年輕警員在看清五芒星圖紋時，不自覺地蹙起眉頭，瞇細的雙眼裡同時透露出敬畏與厭惡。

「情況如何？」馬聿麒將證件收回褲袋，洪亮的聲音輕易壓過了雨聲。

「長官，駕駛和另一名副駕駛座的乘客當場死亡，疑犯現在正扣押在警車裡。」警員伸手朝停靠在路邊的其中一輛警車比了一下。

馬聿麒環視一圈事發現場，雨勢雖大，但對他的視線沒太大影響，他的視

力可是局裡最好的，何況他可不是一般人。

一輛轎車焦成碳黑的顏色，扭曲變形的車身偶爾還會燃起殘火，停在一旁的救護車漆白的色澤與之形成強烈的對比。

救護員將兩具焦黑蜷曲的屍體分裝放進兩個屍袋，抬上此時已無需扮演急救角色，暫時代理運屍工作的救護車上。

兩名救護員的動作不急不徐，不若平時的匆促急迫，畢竟被他們抬上車的那兩位已經烤焦的仁兄可不趕時間。

「查出兩名死者的身份了嗎？」馬聿麒邊走向疑犯乘坐的車輛邊向警員詢問。

「還沒，他們開的是輛贓車，已通知車輛遭遭竊的車主前來認車。」

「車子燒成這個鬼德性，他是來認屍還差不多，你不跟我說我還以爲那是某種裝置藝術咧。」

一想到即將到現場目睹愛車慘狀的車主，警員一直緊繃的表情露出一絲同情的苦笑。

馬聿麒走到有兩名警員在旁戒備的警車，拉開後座車門，一名男子表情平靜、沉穩，一派悠然的坐在車內，全然不像才剛以術法殺了兩個人該有的姿態。

「老兄，你叫什麼名字？」

男子原本直視前方的目光悠悠轉向靠在車門的馬聿麒，有如在向一個初見面的人做自我介紹般，唇角揚起了些許弧度，眼帶笑意的報出自己的名字——

「徐超然。」

在看到這個面帶笑意的男子時，不知爲何，馬聿麒罕有的感到背脊一陣發涼。

馬聿麒在特別事務課的課長辦公室內，與課長藍震隔著一張辦公桌對坐。

藍震年過四十，身材瘦削，兩頰微微凹陷，才屆中年一頭短髮已摻雜不少銀灰髮色，稀疏的眉毛底下是雙細長的眼睛，眼角有著深刻的魚尾紋，每當他一笑，眼角的紋路更深得像刀劃過般。

他經常面帶微笑，在局裡素有『微笑先生』的稱號，但他此刻一點也笑不出來。

馬聿麒正以他一慣的大嗓門敘述先前發生在板橋的這起事件，兩名尚未確認身份的死者在台北市中山區遇到警方臨檢時拒絕受檢，駕車逃往板橋的方向，在途經一間連瑣咖啡廳的時候，正好一對母子要過馬路，但受到警方追趕的駕駛沒有減速的打算，不確定是因爲雨勢影響了視線所以沒看到這對母子，或是看到了也不打算減速，就在車子快撞上這對母子時，剛從咖啡廳出來的徐超然看到這一幕，因倉促間沒能多做思考，他第一時間施展自己最擅長，且有足夠強度能夠擋下，或者該說毀了這輛車的火系術法『火凰』，及時救了這對母子。

「那對母子是救到了，不過車上那兩個傢伙變成巴比Ｑ了。」馬聿麒以做

結論的口氣說。

藍震在聽馬聿麒述說這起事件的過程中眉頭始終緊皺著，尤其當他聽見「徐超然」這三個字的時候，糾結的眉頭更是再也沒有舒展過。

近幾年的新進人員對徐超然這個名字可能很陌生，但擁有十年以上資歷的探員們可不會忘記，這個名字在特務局裡等如傳奇。

特別事務局共分爲特別事務課、特別研發課、特別監察課三個課，當年隸屬於外勤單位特務課的徐超然，在其十年的任職期間破獲許多著名的大案件，也解開了不少懸宕多時，幾乎就要被放棄的懸案，更創下了接近百分之百的個人破案率，該記錄高懸至今無人能破。

徐超然不僅術法造詣及辦案能力卓越，交際、談吐也屬一流，加上其俊俏的外表，當年是特務局對外代表的不二人選，在案件量不多的時候，特務局偶爾會派他到不同的術法學校演講、招募優秀的人才；當有受到社會關注的術法犯罪事件，需要招開記者會時，他也能在記者會上與媒體們侃侃應對，他在鏡頭前的沉穩表現和流利對答，又有著出眾的儀表，令他很快便成了媒體寵兒，甚至還有群眾成立他的粉絲團，當時也是令大眾覺得神秘、危險的特務局，極罕見地與民眾保持著還算不錯的關係的唯一一段時期。

徐超然二十八歲便以史上最年輕之姿當上特別事務課的課長，展現出的優秀領導能力、果決的決斷力及其自身優異的條件，更被視爲下任局長的熱門人選。

他在特事課幾近完美的十年職涯，只有一件案沒能破獲，諷刺的是，這件一沒能破獲的案件，不僅打破了他一直保持百分之百破案率的完美記錄，該案更與他有著密切關聯。

後來徐超然更因此案請辭，從此後音訊杳然，直至今日……

「現場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藍震將思緒從過往拉回到現在，向馬聿麒詢問。

「嗯，並沒任何不尋常，真要說有什麼不尋常的話，應該是徐超然這個人吧。」

「他怎麼了？」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他竟然在微笑，態度從容得像剛才只是用電蚊拍電死兩隻蚊子，雖然說他是爲了救人，情急之下才出手這麼重，但在殺了兩個人之後還能如此鎮定，未免有些匪夷所思。」

「嗯，再深入調查看看，不要有任何遺漏，一有任何進展立刻向我回報。」藍震瞅著馬聿麒的雙眼說。

「是。」

馬聿麒起身離開課長辦公室。馬聿麒帶著滿腹疑惑起身離開課長辦公室，自從進入特事課以來，鮮少看到外號『微笑先生』的課長藍震面露如此凝重的神色。

藍震靠在椅背上，目光注視著前方，像在眺望著不在這間辦公室內，存在於某個更遙遠所在的事物。

他不認爲消失十年的徐超然以這種方式現身會是巧合，當中一定有什麼他目前無法勘破的計劃在進行。

儘管眉頭隨著他的思考愈糾愈緊，藍震還是沒能理出半點頭緒。

他放棄似地吁出一口長長的氣。

「學長，你的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徐超然闔起眼皮，雙手枕在後腦勺躺在地板上，但他其實並不十分確定他躺的位置就是地板，也有可能是天花板，或他只是靠牆站著，卻誤以爲自己是仰躺的。

從踏進這座以『无礦』建造的牢房的那一刻起，他的感官便全亂了套，無法提供他任何能對這座牢房稍加認識的有用訊息。

一進到牢房內部，有種落入深水喪失方向感、重力方向失衡的錯覺。雖然腳底確實踩在地面上，他卻有種不踏實感，一會兒覺得腳下的地面像天花板，他的雙腳隨時會離開所站立的位置，以頭下腳上的姿勢向下墜落。忽然又覺得腳底的是垂直牆面，整個人快將向後栽倒。

時間在這個空間亦顯得紛亂，他完全無法判別自己從踏進牢房到現在究竟歷經了多久時間。一會兒覺得時間漫漫難熬，每分每刻都像被延長、放慢，忽爾又覺時間奔流疾走，才一晃眼就過了一天，甚至不時還會產生時間回溯倒流的感覺，恍如方才感受到的時間流逝只是錯覺，他不過才剛進到這間牢房。時間在這裡似乎不是只有單向且以相同速度前進，而是朝紛雜的方向，踩著快慢不一的步調。

詭異的是這裡沒有光線，他卻不知爲何能清楚「看」到牢房的樣貌，宛如他忽然有了夜行動物的視力，能在黑暗中視物。

牢房高約兩公尺半，寬度和縱深都是四公尺，牢內空無一物，沒有一般牢房所具備的床鋪、洗手枱，或是解決生理需求不可獲缺的馬桶，只是一個人工穿鑿、建造的洞穴罷了。

從天花板、地板到牆面皆是以无礦鋪設而成。无礦呈乳灰色半透明狀，帶有沙質的顆粒感，觸感卻十分光滑，薄膜般的表層底下應該是相同材質，但色澤略深，且隱隱在緩流、脈動著。他不禁懷疑，他所看到，或他以爲看到的一切，是无礦不知透過什麼力量與方式讓他看見的，而不是他真的能在黑暗中視物。

无礦——同樣材質，卻包含數種截然不同的特性，明明是死物卻又處處散發出活體的質息，科學暫時無法解開其中所含的成份，目前世界上所探知的最神秘的礦物，也是專門剋制術法師的絕佳利器。

世上萬物的屬性都可歸納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中，小至一滴水，大到一座城市，都有其相對應的屬性類別。无礦卻成了唯一的例外，它不具備任何屬性，亦可說是具備所有屬性，它忽軟忽硬、不冷不熱、又上又下、時而

尖時而圓，是死物卻又展露出活體的特性，不屬於五行，卻又囊括所有的五行。

術法師以五行爲施術的依據，需輔以所處環境的屬性，才能將法術的力量發揮到極致。被逮捕時吞下含有无礦的膠囊，臟腑的運行全起了變化，雖然對身體似乎沒有大礙，但足以搗亂術法師體內醞含的術力，令其一定時間內無法再施術。

而這座以不屬五行之列的无礦所打造的囚室更是使情況雪上加霜，全然沒有可供利用的五行之力，即便是在體內術力仍完好的情況下，徐超然也不認爲他能夠破壞這座監牢逃獄。

果然是囚禁術法師最好的銅牆鐵壁啊！

他繼續闔眼假寐，細細體會无礦帶給他的奇異體驗，待靜即將到來的一切。向來平穩沉靜的心，難得起了一絲波瀾。

第二章

劉曄隨意瀏覽著書架上整齊排放的二手書，目光不時瞄向正在櫃台幫客人結帳，臉上經常掛著甜美微笑的許曉菲。

劉曄熱愛閱讀，他覺得閱讀是種以文字進行的旅行，透過文字，他可以瞭解一個從未去過的國家、彷彿親眼看見那些他未曾接觸的人與物，哪怕是是不存在的、超現實的事物，藉由洗鍊的文字，依然能將人帶進由字句所串連起的魔幻世界，逼真的好似親身經驗。

他不喜歡二手書，對於書本他有種莫名的潔癖，但僅止於書而已，日常生活的大小事物他只要過得去就好，無需太計較。不過書不一樣，他熱愛翻動嶄新書籍時，書頁所飄出的味道，那種味道能帶給他一種寧靜的效用。心情不好時他就會到書店尋找新上架的書本，手指滑過書頁，讓書頁猶如點鈔機裡的鈔票般快速翻動著，聞著書頁間竄出的味道，平撫焦躁的情緒，這個方式屢試不爽。

只有在想買的書已絕版了，一般書局也沒存貨時，他才會試著到二手書店尋寶。最近他一反常態，經常到這間位於大學附近的連瑣二手書店流連，且次數和時間愈見增多，原因無他，正是由於書店新聘的人員許曉菲。

許曉菲的膚色白皙，眼睛不算大，單眼皮底下的那雙眼眸黑白分明，略顯單薄的雙唇上方是高挺的鼻梁，細長的臉蛋在下方勾勒出有著漂亮尖弧的下巴。嚴格來說並不算是一般人眼中的美女類型，但當她笑起來的時候連眼睛裡都溢滿著笑意，令人很難不對她留下良好的印象。

她穿著短袖白色 T 恤，身上圍了件墨綠色的半身圍裙，圍裙上印有書店的名字和標誌做爲店內的制服。櫃台前的最後一位客人結完帳後，她從櫃台後方走出來，將置於走道邊的臨時書櫃裡的書依類別挑出，放到所屬類別的書架上。

劉曄從翻譯文學的書架上隨手抽出一本書，打開書頁，視線卻沒有超過半秒以上的時間停留在頁面上，所有的心思用於演練待會兒結帳時與許曉菲可能的對話——

*「你好，我注意妳很久了…」*嗯，老梗的開場白，而且感覺有點變態。

「小姐，妳有點眼熟耶，請問妳還是學生嗎？」這個開場也挺爛的，如果她說不是，接下來該說什麼？

「我很常逛二手書店耶，妳呢？」這不是廢話嗎，她都是店員了，肯定比我更常在二手書店裡逛啊！

「先生，不好意思，借過一下。」這算哪門子的搭訕台詞，爛透了。

「先生…不好意思，借過一下。」都說爛透了，怎麼還冒出同樣的台詞來？

劉曄像被熱水燙了一下似的從自己的思緒裡拉回到現實，他忽然會意到這句並不是在腦海裡演練的對話，他邊道歉邊往旁邊移，看著不知何時已來到身邊的許曉菲將捧在胸口的一疊書一一放入書架。

她踮起腳尖，試圖將手裡的最後一本書塞入最上面一層的架上，但身高僅一五八公分的她高度顯得還是有些不足，而她又懶得走去拿墊箱，只好拼命把自己的身體拉撐，看可不可以彌補這五公分的距離。

就在她終於認清身體的延展性不足以突破身高極限達成預定的目標，準備轉身去拿走道盡頭處的墊箱時，一隻手接過了她手裡的平裝小說，將書塞進了最上層書架上的唯一縫隙。

「謝謝。」許曉菲快速打量一眼身旁這位對她伸出援手的男子。

男子年紀約二十七、八歲，五官清秀，戴了副無鏡片的黑色粗鏡框，上身一件白底藍紋的菱格襯衫，下半身搭配合身的卡其褲和一雙棕色的皮鞋，整體而言——除了那頭凌亂的不知是刻意用髮蠟抓亂，還是純粹沒整理自然造就而成的亂髮令許曉菲感到有些刺眼外，她對男子的印象還算不錯。

這名男子當然就是劉曄。

等了這麼多天，如今終於有了除結帳之外和許曉菲有更多互動的機會。他在腦海裡快速檢閱方才虛擬過的幾個對話情境，希望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拉近彼此大概像是從地球到火星那麼遙遠的距離。

他決定了一個幽默風趣又不失禮的開場白，深吸一口氣，然而說出口的卻是——「不客氣。」

我在幹什麼啊！他懊腦地暗罵一聲，說出來的和他所想的完全是兩回事。

許曉菲彎起一抹微笑，朝他點點頭，回到櫃台繼續爲排隊的客人結帳。

劉曄看著她離去的背影，頓時覺得自己笨拙得像個跳樑小丑，拼命想耍些把戲逗弄觀眾，卻錯把水當成酒精含在嘴裡一口噴出，火把當場燒熄，而不是預想中的炫目火柱。

他隨手從書架抽出兩本書拿至櫃台結帳，許曉菲將發票和零錢一起交給他，嘴角依然帶著淺笑。他覺得許曉菲的笑容裡額外帶了點感謝的意味，或者是他自己多心了，也許她只是戴著慣性的職業笑容，並沒有其它多餘的成份在頭。

他將書收進黑色側背包，走向櫃台左側的玻璃門，握住門把將門朝內拉開，踏上向上延伸的階梯，走出位於地下一樓的書店。

入夜後的騎樓在人工燈源的照明下沾染了各種色彩，猶如一座被光線任意塗鴨的裝置藝術，但別奢望可從當中找到任何具有美感的事物。

劉曄一邊沿著騎樓走一邊思考，是該立刻回家？還是先到附近的夜市逛逛順便吃個晚飯？或是乾脆找根電線桿一頭撞死？

側背包隨著步伐磨擦著他的左邊大腿外緣，他可以感覺到背包裡那兩本二手書的重量、敲擊他大腿時的觸感，像在提醒他剛才在書店裡的表現有多窩囊。

明天，明天一定要找機會和她多聊聊。他在心裡如此鼓勵並期許。

許曉菲向店長道別，離開前看了一眼手錶，十點十五分，比昨天早了十分鐘下班。因爲這提早的十分鐘，令她本來就不錯的心情感到更加的愉悅。

她從口袋拿出手機，想撥給男友約他吃個宵夜後再回家，才剛要撥電話，手機便傳來電量過低的「嗶嗶」聲。她嘆了口氣，喜悅的心情因此稍稍減退。

她打消吃宵夜的念頭，明天一早就有課，而且還是催眠指數頗高的經濟學，還是早點回家睡覺，儲備明天一早抗戰所需的精神和體力吧！

沿著人行道步行約兩分鐘，有一段ㄇ字型缺口沒有鋪設人行道磚，取而代之的是劃滿機車停車格的柏油路。時間正好處在距午夜還有一小段時間，說晚又不會太晚的尷尬點，停車格內只剩下幾輛機車，各自相隔不等的距離，在蒼白的路燈映照下頗有幾分淒涼的味道，宛如一口已蛀爛的牙齒所殘餘的倖存者，等待迎接的只會是繼續腐敗的結局。

許曉菲走到機車旁，將咖啡色的單肩包放在椅墊上，拉開包包的拉鍊，就著路燈投射而下的昏暗光線，伸手進去摸索機車鑰匙。找尋好一會兒，就在她手指傳來鑰匙冰涼的金屬觸感時，背後忽然傳來一陣咳嗽聲，她嚇了一跳。

她回過頭，看見一個兩頰凹陷、臉色慘白一臉病容的男子，路燈將他凸出的眉骨拉出一片陰影覆蓋在臉上，令他的眼睛深藏在暗影裡，爲這張陰沉的臉又多添了幾分詭異神秘。

男子又咳了幾聲，右手握拳輕掩在嘴前，好像這個動作可以抑制他發癢的喉繼續乾咳。

她的心跳加速，眼前的男子讓她感到一股莫名的壓力和恐懼。她看不見男子隱藏在黑暗中的那雙眼，但她很肯定對方的視線正緊扣住她，用某種肉食性動物盯著獵物似的那種目光緊緊盯著她。

「許曉菲…」男子開口，低沉有磁性的嗓音裡略帶點沙啞。

男子還想說些什麼，忽地全身一僵，有如一頭領域遭到侵犯的野獸，稍稍放低重心，陰影底下的那雙眼謹慎地在四周遊弋，渾身迸發著捍衛領土的強悍凶性。

男子身周凝重的氛圍感染了許曉菲，她緊繃的情緒沸騰至臨界點，胸口隨著急促的呼吸劇烈地起伏，恐懼滾成一團尖叫的慾望凝聚在喉嚨裡，即將破口而出。

許曉菲瞪大雙眼，眼皮連眨都不敢眨一下，深怕漏看了男子任何一拍動作。對方驀地矮身竄前，淡成一道模糊身影，動作快得像道奔箭。她的腹部傳來一陣

壓迫感，雙腳被帶離地面，整個人凌空而起，風聲在耳畔咆哮，路邊的景物恍如湍急水流，糊成一片灰黑殘影，從她身旁奔流過。

她怔了兩秒，霎時間還沒能理解發生了什麼事。待她發現蒼白男子正一手攬著她的腰腹，以奧運短跑冠軍也自嘆弗如的高速在人行道上飛馳時，一直在喉嚨打轉的尖叫終於再也壓抑不住，化成高頻的刺耳銳音猛然竄出。

尖叫聲被呼嘯的風勢向後扯，或者該說是扯向她的前方、男子的後方。她幾乎可以看見叫聲就像是實質的物體，才一喊出口就被狂風送到遙遠的後方（也可說是她的前方），拖曳出一條以尖叫串連的細長軌跡，猶如飛機在天空繪出的凝結雲尾。不過她現在搭乘的可不是波音七四七，而是一頭不知從哪冒出來的人間凶器。

此時人行道上仍有不少行人，眼見巨大黑影從面前奔躍而至，行人紛紛發出驚叫，狼狽地往兩旁走避，有的人還嚇得跌坐在地上。男子無視自己造成的混亂，一手摟著許曉菲仍能輕巧地以所需的最小幅度繞過人群，並儘量維持著相同的速度和最短的直線路徑上。

男子忽然在一個十字路口轉向，疾插而入車流之中，朝斜對面的馬路轉角飛奔而去，幾輛轎車險險從兩人身旁掠過，輪胎急煞時的尖銳聲音此起彼落，但奇蹟似的並沒有車輛發生擦撞意外。

兩人周邊的景物從霓紅招牌、水泥建築，驀地轉爲拔地而起的稀疏樹林，間或點綴幾盞路燈。馬路上的車流喧囂經林葉篩掉、被草坪吸斂，僅殘餘些許餘音——還有許曉菲的淒厲慘叫，持續叨擾著座落於此的森林公園。

許曉菲在白天的時候曾來過這座在台北極具知名度的公園——大安森林公園數次，從沒在入夜後來過。在夜色的襯托下，公園裡的一草一木有著與白天截不同的風貌。陰影、神秘、深沉、難以親近，恍如太陽西沉後，這裡頓時從閤家觀賞的影片，變成了兒童不宜的恐怖片。尤其當你像個破布娃娃般被個陌生陰沉的男子拎著，在林間進行超出常識範圍的高速百米衝刺的時候，驚恐駭人的氣氛豈止倍增！

一陣亮光陡然將林照亮，男子隨著乍亮的強光停下腳步，身體違反慣性定律，晃都沒晃一下，彷彿他剛才只是在林間悠閒漫步，而不是以足夠打破馬拉松以外，所有賽跑項目的金氏世界紀錄的驚人速度奔馳。

男子將許曉菲輕放到地面，這是她在過去的三分二十八秒裡雙腳首度踏到地面，第一時間兩腳還稍微軟了一下才能站直。

*我的老天，回到地球表面的感覺真好。*許曉菲爲腳踏實地感到無比欣喜，旋即又擔心這名陌生男子擄她的企圖。

她回過頭去想一睹令男子止步的原因，瞥見了遠遠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場景。

一面將近約兩米高的橘紅火牆橫過草皮十多公尺，搖曳的火舌有若活體般舞動、吞漲著，宛若這裡正在舉辦一場大型的營火晚會，驅走了盤據在公園裡的暗影，卻在許曉菲的心裡投下了更深的陰影。

先是被人以誇張的方式強行擄走，現在又乍見一道比人還高的火牆聳立在

熟悉的公園裡，她覺得即便是在作惡夢，這一切還是顯得太過荒謬了。

她很希望這是個整人節目，附近其實有隱藏式攝影機在偷拍她驚慌失措的反應，將她擄走的男子會卸下嚴肅陰冷的表情，換上一副整人成功的惡作劇式笑容，拍拍她的肩膀告訴她攝影機的位置，請她向電視機前的親友打聲招呼。

但整人節目不會這麼大費周章，甚至還不惜放火燒大安森林公園，只爲了整一個市井小民。

她偷覷一眼擄人的男子，在焰火的照映下，他的臉添了幾分血色，不再那麼慘白病態，深陷的眼窩嵌著一對幽潭似的眼珠，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依舊冷靜無波、深邃莫測，就連倒映在他眼裡的火光，都顯得特別冰冷、沒有溫度。

男子陡然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她直覺對方又要再次將她帶離地球表面，繼續進行被中斷的街道極限障礙賽。她很快地氣沉丹田，醞釀尖叫所需的能量。

男子只是將她拉到身後便鬆開握住她手腕的五指，用著平淡卻不容商量空間的語氣說：「站在這裡，一步也別動。」

她剛要破口而出的尖叫聲只來得及吐出一個短促的氣音就又嚥了回去。她被兩道像變魔術般、不知從何處突然出現在高漲的火牆前的人影嚇了一跳。

兩人形成強烈的對比，一個幾乎快比兩米高的火牆還要高，且身形壯碩，另一個卻只有一米六左右的身高，體型瘦削。兩人在背後的橙色火光襯托下，暗成兩道漆黑剪影。這個滑稽的畫面令她聯想到皮影戲，只是她並不期待即將上演的會是是個有快樂結局的溫馨小品。

雖然無法看清兩人的神情，但她可以感覺到對方投射而來的不善目光，直讓她背脊發寒。

「大山，你瞧，還以爲是誰咧，原來是我們的老朋友褚夜。」矮個子男人說，矮小的他有著與體型不相符的雄渾嗓音。

肌肉男大山一邊嘴角向後扯，露出不懷好意的邪笑。

「二馬，我們不是朋友。」褚夜目光充滿戒意在四周逡巡，一邊還得留心後方許曉菲的動靜，畢竟就此刻的情況來看，他和面前的大山、二馬兩人，對許曉菲而言都不會是可以信任或抱持好感的對象。

小姐，情勢所逼，我可沒時間和妳好好做自我介紹。褚夜眉頭微蹙，重新評估今晚在他意料之外的複雜局勢。

「褚夜，別這麼冷漠嘛，我們可是特地來接手你的工作，」名叫二馬的矮個子男人朝褚夜身後的許曉菲揚了揚下巴，「讓你可以早點回家逗逗寵物、看看電視，何必擺出這麼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姿態？」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古道熱腸？」

「大概從我上星期填寫加入紅十字會員的申請書開始。」

「紅十字會沒有身高限制，不代表什麼人都可以入會。」

「很幽默，」二馬的聲音不再有刻意僞裝出來的客套，口氣轉爲冰冷，他並不欣賞任何以他身高爲題材的笑話。「但用在錯誤的地方了。」

從他們的談話之中所彌漫的火藥味判斷，許曉菲很肯定雙方認識彼此，但

關係絕對不會是朋友。她有種置身於前有餓虎、後有惡狼的徬徨無力感。

「你何不把身後那位女孩交給我們，趁還有捷運的時候快點搭車滾回你的單人小套房，讓我們儘快回去交差，你也可以省點事，皆大歡喜。」

「等你領到紅十字會的認證之後，我會考慮考慮。」

褚夜高舉右手，伸出食指，朝天空不停劃圓，彷彿正在向遠方的什麼人在打暗號似的。他後方被火光拉長的影子正好與許曉菲的疊在一塊，印在地上的身影隨著他的動作揮動，影子的食指指尖處像醮了墨水的毛筆，在地面留下一圈圈的灰黑軌跡。軌跡像是旋舞的彩帶般，以許曉菲的影子爲圓心繞旋而下，圈數愈來愈密集，像蠶繭般將她裹在其中。

褚夜在夜空旋劃指尖並沒有湧出任何連綿旋繞的事物，以供光線將之投射在地面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倒影，但許曉菲的視線卻忽地出現帶狀的黑影，身邊的光線也隨之變得黯淡。好似草坪是一面只對她產生作用的魔鏡，將影子發生的一切反向投射到她身上。

帶狀黑影的間隙被更多的黑影覆蓋，原本她的目光還能穿透薄影而過，隱約還看得到褚夜的身影，但旋動的灰影一層又一層交疊在一起，很快地她眼前所及就只剩下絕對的黑，沒有絲毫光線。不只是光線，就連黑繭外的一切聲源也被阻絕，只剩下不斷加速的心跳聲像隆隆戰鼓在她耳邊激響著。

她努力想保持鎮定，但接二連三超出她常識範圍的遭遇使她思緒亂得像團糾結的毛線，愈是想將線頭從中拉出，死纏的結卻愈緊縮綁死。

她用力地閉上雙眼，心中暗自祈禱能儘快從這場惡夢中醒來，如果這真的是一場夢的話。

「操影術，耍得挺不錯，滿像是在變魔術。」二馬冷笑。

「比不上你的火融術，烤肉挺方便的。」

「褚夜，我的耐性快要到極限了，把人交給我們，別浪費彼此的時間。」

「是你們在浪費我的時間。」

「看來我們之間的溝通出了很大的問題。」二馬嘴裡發出嘖嘖聲，裝出一副有點惋惜的模樣。「你最擅長的操影術在五行裡屬水，我最拿手的火融術則屬火，水滅火，和你對上我可能討不了什麼便宜，但你知道大山慣用的術法是什麼嗎？」

「礫沙術。」

「沒錯，礫沙術。土系的礫沙術正好可以剋你的操影術，而且這裡還是座到處都是可供礫沙術運用的沙土，你真不小心，選錯逃跑路線了。」二馬向後退了一步，拍拍一旁始終靜默不語的大山臂膀，「大山，道理用講的他聽不進去，你就用拳頭和他聊聊吧。」

大山扭頭向左右擺動一下，像在做激烈運動前脖頸的暖身準備，脖子的關節發出輕脆的「咔咔」聲，緩緩朝褚夜跨步而去。

褚夜垂在兩側的手朝頭頂用力一揮，兩掌「啪」的交擊在一起，十指交互緊扣。

靜躺在草地上的斑駁樹影驀地從地面湧起，像道憤怒的浪潮，往橘紅的火牆撲捲而去。焰芒被樹影吞噬、壓制，瞬間像是被澆上冷水的碳火，只餘下草皮上一條溝渠似的焦痕。

褚夜在頭頂交扣的雙手往兩旁一分，順著弧線劃下，平舉在與肩同高的位置，張開掌心、五指伸直。淹沒火牆的樹影再次翻湧而起，向四面八方擴漲而出，宛若一張朝天空鋪灑的網子。公園裡較近處的路燈幾乎在同時間發出玻璃破碎的脆響，無一倖免遭到樹影的摧殘。

少了路燈的照明，單憑稀微的月光不具太大作用，大安森林公園彷彿成了一座郊外的野林，籠罩在一片幾近伸手不見五指的闃暗裡。

媽的，被他擺了一道。二馬忽然驚覺褚夜並非無意間往公園的方向移動，仔細回想，他甚至還放慢速度讓他們趕上並進行阻截。

夜裡的公園不只是有利礫沙術的環境，也是操影術絕佳的施展舞台。

褚夜喜歡暗淡幽黑的世界，令他感到心安、自在，而且——**強大**。

他凝望著無光的園區，露出一絲罕見的淺笑。